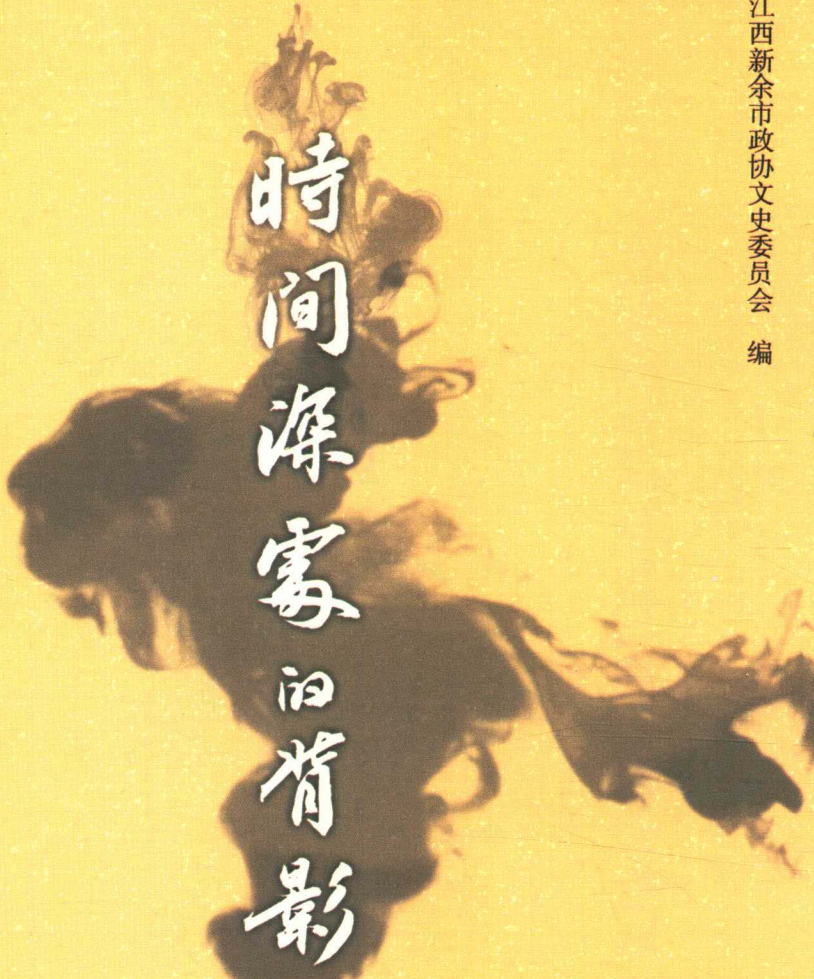


【江西省文艺创作与繁荣工程扶持项目】

江西新余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 时间深处的背影

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

何立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金）（铜）（石）（纸）（布）（塑）（胶）



時間  
深處的  
背影

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

何立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 | 国 | 百 | 佳 | 出 | 版 |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深处的背影：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 / 何立文  
著.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10-08129-6

I. ①时… II. ①何… III.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  
新余市 IV. ①K820.85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3388 号

时间深处的背影：走近新余历史文化名人

作 者：何立文

书名题写：谢部生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网 址：[www.jxp-ph.com](http://www.jxp-ph.com)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80 千

ISBN 978-7-210-08129-6

赣版权登字—01—2015—90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24.80 元

承印厂：新余日报社印刷厂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时间深处的背影》编委会

---

主 任：廖兰芳

副主任：刘永斌

委 员：刘新政 陈文华 刘超杰 黄永旭

邹基云 单巍全 钟谕文

著 述：何立文

责任编辑：钟谕文 聂 朋

---

新余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 补一补我们的地方性知识

易 晖

读到立文兄的这部书稿,我不禁想起一件“趣事”。几个月前,我去拜访一位治文史的长者,寒暄过后,他送我一册新作——《汉晋春秋通释》。读过一些史书的我,对《汉晋春秋》略晓一二,知道这是东晋著名学者习凿齿所著,而且习凿齿还和这位长者一样,都是湖北襄阳人。于是我随口说道:“您这是在为自己的乡贤作传啊。”不想他笑答:“你讲得没错,可说不定他也是你的乡贤呢。”这话听得我一头雾水。长者见我不解,便继续说:“习凿齿是襄阳人不假,《晋书》上说他生于斯死于斯,但还有一种说法,习凿齿晚年为了躲避战乱,一路流落到你们新余,并终老于此,新余至今还有习凿齿墓呢。据说国内很多习氏家族都是从你们新余迁出,散布各地。这种说法虽不载于正史,但明代以后许多的地方志以及一些习氏家谱都有记载。据说你们新余的习氏家族每年的祭祖活动搞得非常热闹。”

这次见面之后,我特意向一位在新余老家的习姓同学求证,他证实了那位长者的说法,告诉我,新余的习姓人都视自己为习凿齿的后人,欧里镇的白梅村相传就是习凿齿当年的隐居、办学之地,如今是个有四五千人口的大村,村民全姓习,而邻近的分宜县枣木山就有其墓地,每年清明时节,远近的习姓人纷纷前来拜祭这位先祖,几达万人之多。

这件事让我对故乡有了另一种认识。以前我以为自己对新余大体是熟悉的,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虽然这些年漂在外头,却始终是“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诗人杨炼说过,“回不去的时候,才回到故乡”,而我同样也觉得,新余,并不因为远离而在我的生活中缺场,而是如另一位诗人顾城所说,就像看天边的云,物远而心近。

但我对她真的是那么近且熟吗?对她的山川风貌、历史地理、人文风情我究竟了解多少呢?我当然走过一些山川村镇,但它们与我后来去过的南国地方,又有多大的不同?我也曾从长辈、邻人那里听来许多传说、掌故,但那不过是陪伴或填充我少年时光的材料,早已沉入记忆海洋的深处。我算是一个读书人,自晓事以来,读书便是生活中的一大内容,我读国家的书、世界的书,如果说还能忝列知识分子的话,那也只能是懂得一些国家知识、世界知识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说是关于家乡、关于我们的地方性知识的知识分子,这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文化的持有者”来说,难道不是件令人汗颜的事吗?我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呢?

抱着“补课”的愿望,我打开了立文兄的书稿。书中林林总总描绘了十多位新余籍或在新余留下人生足迹、文化贡献的历史名人,许多是我不知道,或只是知道一个名字。从魏晋时期的习凿齿,到现代美术大师傅抱石,时间跨越一千多年,堪称一部小型的新余文化史。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虽经作者多方爬梳钩沉,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材料供裁剪、铺陈,所以书中人物大多是以一种片段的、肖像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正如书名所云,是一个个“时间深处的背影”。饶是如此,这些历史人物也是携带着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丰富信息,活生生地走出了“时间深处”。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先贤都是有历史、有故事、有灵魂的人,其伟大动人之处逾千年而不涸、不朽;同时也得益于立文沉潜史料的冷板凳精神和追魂夺魄的生花妙笔。书中每篇虽不过三五千字,但传主材料往往散播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文人撰述乃至方志、家谱、传说之中,须作者广搜博览,集腋成裘,方能构建起鲜活的形象,其间的艰苦,我等亦以文字为业者可以想见。而立文又是散文行家,他深得中国传统散文笔法之妙谛,如《史记》写人则悲天悯人、形神兼备,记事则追根求源,详因略果的史传传统,《世说新语》从言谈、轶闻中见风骨、风流的美学风范,把它



们有效地运用到行文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全书还洋溢着现代散文的人性意识、主体意识,使得作者与传主之间达成一种充分的交流、对话。这是一种双向的精神运动,一方面是作者在写作中走入历史,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悉心揣摩、描摹人物在其所处环境的思想言行,另一方面又能在人性高度上对人物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品藻、感怀、审视乃至批判,大胆表达作者独立的主体性的理解和阐释。譬如对严嵩的描绘,立文截取其暮年由盛转衰的一段,既共时性地把握这一人物所处的复杂的人际、人伦关系(君臣、同僚、上下、父子、主奴等),又历时性地追踪其身世、历程和彼时的处境,尽力还原一个真实、多面的严嵩: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皇帝面前俯首帖耳,尽心事奉,又把持朝政,将国家命运和他人生死玩于股掌;既工于心计,手段狠辣,对政敌毫不留情,又有着舔犊护短之情,乃至在穷途末路之际尽显寻常老叟的疲态和失落感。可以说,对历史人物不神化,亦不丑化,既贴着人事叙写,又能以我观人,以人性对人性,于寻常心、平凡处发掘其超凡的性格因素、人格魅力,捕捉能使其载入史册的内外动力,是这部人物小传贯彻通篇的一大宗旨。

阅读全书,内心盘桓着一个问题,这些跨越不同朝代的新余名人(撇开那些由于各种因缘际会而留居新余的名人不算),能否从中发掘出某种既属于先贤,也传承到我们每一个新余人身上的地方性精神,或所谓“文化的深层结构”?当然,系统研究这种“文化深层结构”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课题,我这里只想在阅读这部书稿的基础上,以一个新余人的视角,谈一点零散而感性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我以为新余人(哪怕是名垂青史的大人物)身上多有一种“草根性”,它贯穿于生命始终,挥之难去。其实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新余历来只是鄱处赣西山区的荆蛮小地,即便在江西文化辉煌一时的宋明时代,新余也是边缘,这里不出簪缨士族、耆儒巨子。那些寒门书生,肚子里装着经年苦读学来的辅君济世的本领,如果不想做一个老死乡里的冬烘先生,就只有惴惴然走出去,融入文化主流,投身官场或各种人生竞技场,而嗣后的辉煌并不能消除弱冠少年、乡野小民时的困窘、弱势,而积淀为人生经验,烙在

记忆深处。这种“草根性”对心性的影响,往好里说,使人发愤图进、勤谨藏拙,人生道路不出大格;往差里说,往往守成有余,开拓不足,难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比如我们看到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高中还乡、意得志满之际,却在天庭广众之下赋诗羞辱当年怠慢过自己的地方官。究其原因,我以为正是这种“草根性”,使其不能摆脱困窘时的“创伤情结”。

其二是执著。因为草根,人生若要有所图,便只有靠后天的自我修炼,而持之以恆的执著信念不可或缺。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执著往往使自己的人生态度变得僵硬,少变通,难以畅达,尤其是掺入创伤性的草根意识,就容易变成一种执念,不能跳脱出来,从更阔达高远的境界审视和圆满人生。这方面严嵩堪为典型。当朝二十年,他对嘉靖皇帝尽心事奉,处处窥伺帝意,唯马首是瞻,又陷入政敌之间的明争暗斗,排除异己,一日不懈,其揽权贪贿的执念使自己终遭祸患,以致“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其三,新余名人往往也都是些性情中人,乃至于身上携带着异于常人的奇癖。出身僻壤草根,凭借天分和发愤忝列成功人士,在志业精进、声誉日隆中,源自少年或草莽时的情性,并不随成就、地位或学养修为而消失,而是瑜瑕互见,构成奇妙的组合。国画大师傅抱石可谓我们新余的至情男子,他一生对妻子、儿女、朋友都葆有浓烈情感,甚至在抗战中亦对其日本老师也情不稍改,颇有些不识时务。抱石还一生嗜酒,他的许多泼墨山水往往是醉后所作,还特意制作了一方“往往醉后”的闲章。酒入豪肠,胸中酝酿着绘画的情思和气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艺术,但酒也是损害他的健康,造成他盛年而逝的一大元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我并不是说上述特点为新余名人所独有、共有,而是想说,从我们新余的山水民情中走出的先贤名望,总是会携带着这一片土地的精神密码,值得后人总结、传扬、继承和反思。是为序。

2015年9月写于北京海淀清河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审、北京大学文学博士)



## 目 录

|               |     |
|---------------|-----|
| 独立特行的爱国者——习凿齿 | 1   |
| 寂寞状元郎——卢肇     | 14  |
| 宰相的智慧——王钦若    | 28  |
| 改革先锋——李谡      | 43  |
| 一代醇儒——刘敞      | 53  |
| 史官也疯狂——刘攽     | 61  |
| 直言无忌——孔文仲     | 75  |
| 在冬青青,松柏不改——萧燧 | 85  |
| 生若浮萍——傅若金     | 93  |
| 石门书声朗——梁寅     | 102 |
| 信仰的力量——黄子澄    | 113 |
| 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   | 127 |
| 荒野上的微光——宋应星   | 146 |
| 治世能臣——晏斯盛     | 161 |
| 沙场人生——张春发     | 171 |
| 水墨旋舞——傅抱石     | 181 |
| 后记            | 196 |

## 独立特行的爱国者 ——习凿齿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东晋皇室兴高采烈地庆祝淝水之战大获全胜之时，没有忘记避居赣西山峦中的才子习凿齿。朝廷征召令送达青翠满目、书声朗朗的半山学舍时，昔日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习凿齿已是一位须发皆白的垂暮老者了。

战火纷飞、民生凋敝之际，习凿齿领着家人背井离乡，一路颠簸，在江西新余一个名叫白梅的村子安顿下来。豪气干云的桓温十年前已经魂归黄泉，一代枭雄苻坚亦成了败军之将，狼狈北逃，最终死于羌人姚萇手下。回首一生，一切皆如过眼云烟。

半山学舍柴门之前，浓荫蔽地，手执一卷经书的习凿齿沉浸在如烟往事中。他可能还在为当初的选择惊诧不已，感慨万分：为什么将前半生奉献给那个“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的奇伟男人桓温？想当初，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桓温帐下，年轻的习凿齿如鱼得水，成为桓刺史的得力助手，像一颗品位纯正的上等玉石，散发缕缕温润的幽光。

习凿齿当然清楚地记得，十八岁那年投奔桓温时的情景。

当时的荆州刺史桓温执掌一方军政,声望与日俱增,门下人才云集,且不乏世家子弟、官宦之后,是一颗标准的璀璨的政治明星。孙盛、谢奕、赫隆等名士跟随桓温左右,游赏荆楚山水,推杯换盏,吟诗作赋,清冽的丝竹管弦游走在绿树红花之间,笑语喧哗,惊飞树叶间隐藏的鸟雀。后来,谢安、伏滔、郗超、王珣、顾恺之亦相继来到荆州。这个堪称豪华阵容的智囊团队中,来自襄阳的青年才俊习凿齿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给桓温留下极其深刻的第一印象。有桓温的赏识,短短四年,习凿齿便升任荆州别驾(巡视辖区时跟随主官身后,享受专车待遇),到达功名与事业的顶峰。才华横溢、年少成名的习凿齿也没有让桓刺史大人失望,在追随他的岁月里,无论西伐成汉,还是北伐前秦前燕,随军进发他献计献策;留守荆州,他灵活处理纷杂公务,书房里的烛光经常亮到三更;往来公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上下左右无不称赞有加。文人名士沉溺玄学清谈,幻灭感如鬼火丛生的年代,习凿齿用他的实干精神为桓温支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桓温从此视他为左膀右臂,自然看重一等。

时间之轮往后拨几圈。假如桓温能够抑制自己的权力膨胀之欲,缩回伸向司马氏皇室的黑手,重情重义的习凿齿完全有可能终生追随他左右。只是历史没有假设,机敏的习凿齿还是在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中觉察到桓温废帝自立的狼子野心。



桓温像

345年,西伐蜀地,剿灭成汉政权时,桓温特意从益州请来一位通晓天文的术士。某日,酒足饭饱之余,一千人在军营里散步聊天。月光朗照大地,万物肃立,镀上一层薄薄银辉。左右簇拥,桓温走了两步,突然拉着术士的手询问国家未来运势。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术士脑神经出现短路,他一脸茫然。桓温咄咄逼人的气势一波接一波地翻卷过来。他低头思忖片刻,缓缓回答说:“国运正长。”桓



习凿齿陵园

温见他欲言又止，顾虑重重的样子，心想他或许有难言之隐，便说：“如果真像先生刚才说的，那就不是我桓某人一个人的福祉，乃是天下百姓苍生的幸事。不过先生今天一定要知无不言，就是小小的厄运也不要回避。”可惜桓温并未得到臆想中的回答，术士接着说：“在下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候如此，起码五十年内国无忧虑。”

人生有几个五十年呢？五十年，桓温早就作古了！桓温黑沉着脸，丢下众人，一语不发地走了。

第二天，桓温派人给这位前途未卜的术士送来一匹布、五千文钱。术士不明就里，惶恐不安地问，刺史大人可曾留下什么话。来人摇头离去。术士心里一沉，失魂落魄地瘫坐在地上。打听到博学多闻的习凿齿正在军中，他急忙跑过去求助。他向习凿齿哭诉道：“我老家远在益州，前几日接到桓将军的命令日夜兼程赶到这里，如今刺史大人送我白布，不知何意，此次恐怕死无葬身之地。我知道您一向待人仁厚，我死后请您为我买副棺材，立个墓碑吧。”见习凿齿莫名其妙，术士便将事情经过细细讲了一遍，说：“您看，将军送我一匹布，不是要我自缢吗，再送我五千文钱，不是要我买棺木吗？”习凿齿暗想：卜算国家运势显然是为日后夺取政权制造舆论，桓温的篡逆之心已初露端倪。术士未能顺着他的心意点题，恐怕真是凶多吉少。习凿齿沉吟片刻，呵呵一笑说：“你啊，差点误死了。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星宿之说不

灵要负责的,更没有因此丧命的。桓将军送你绢布是和你开玩笑,那五千文钱是赏给你的路费,意思是打发你回去。”术士听他这样一说,立即破涕为笑,第二天便向桓温辞别。桓温惊疑地问他为什么要走,术士使用习凿齿的话作为回答。桓温抚须大笑,说:“习凿齿担心你误死,你却误活了,看来你在这条道上白混几十年了,还不如习主簿的一席话管用。”便让术士回家了。

习凿齿逐渐意识到,眼前的主公已非从前那个安于荆州一隅的主公,权力欲望正引诱他一步步滑向那个危机四伏的深渊。平心而论,荆州任职时期,桓温对习凿齿信任有加,许多重大事项决策前一般都会征询他的意见,后者亦以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回报知遇之恩,两人借此建立了超越主客界限的真挚友谊。在自己的尽力辅佐下,如今,羽翼丰满的桓温不安心为朝廷效劳,却想取代司马氏自立为王,是一如既往地做好参谋,制定计划,安排实施,助其抢班夺权,以换取荣华富贵的前程,还是忠于国家利益,维护大局稳定,远离祸患之源?那段日子里,国家利益与私人情谊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反复拉扯着习凿齿的心,向左还是向右,习凿齿一遍遍地叩问自己的

灵魂。纠结万分,习凿齿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想做留下千秋骂名的历史罪人。

那段时日,习凿齿的史学论著《汉晋春秋》即将杀青。此前,每当读到陈寿的《三国志》,便对其以魏为正统的史观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荒谬的结论必将贻害后学,他始终认为:当年曹魏政权只是统治了几个州而已,直到武帝受禅立西晋,仍然没有征服东吴,国家没有统一,所以不能单独称为一个朝代。司马氏虽受魏禅,应是继承汉祚,而不应该继魏。蜀汉才是正统。

桓温的心事仿佛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时时炙烤着习凿齿。习凿齿决定用手中这册《汉晋春秋》规劝他,期待他那个可怖的计划胎死腹中,只



习凿齿画像

有如此，百姓才有可能免遭战乱的摧残。

写完最后一行字，习凿齿将它呈送给桓温，请他评点。孰料数月已过，桓温竟绝口不提此事，只是继续策划如何北伐，如何动员朝廷迁都洛阳，如何实现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伟大理想。习凿齿见状，只好单刀直入：“昔彦威作《汉晋春秋》呈请主公评点，未知如何？”桓温先是一愣，继而大笑道：“似有理，然未必……”他当然明白习凿齿的用意，但废除简文帝，主导国家政权的野心反反复复地冲击他，他的视线里只剩下皇帝的宝座。

随着时间推移，习凿齿明显感觉，作为桓氏集团的重要幕僚之一，自己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明显的证据是：一些重大事情的谋划已经不再通知他了，他成了桓温棋盘上一枚多余的棋子。

别驾任上最后一年发生的一件事，尤使桓温对习凿齿的失望达到顶点。那年夏天，习凿齿奉命前往京都拜见相王司马昱。二人既见，都被对方的气度与才华所吸引，惺惺相惜，相谈甚欢。回来后，桓温即召见习凿齿。向来自视甚高的桓温笑问：“相王这人怎么样？”言下之意是恐怕远不如我桓温吧？然而，习凿齿并未顺着他的心理预期回答，正色道：“我一生都没有见过那样气宇轩昂的人！”桓温立即像一个泄气的皮球，非常失望，觉得眼前这个桀骜不驯的襄阳人远非当年那个忠心耿耿的青年，不如当初那么好驾驭了。两天后，习凿齿贬任衡阳郡太守。

基于对形势的观察和判断，曾经的幕僚谢安、王坦之最终选择支持东晋皇室，和当时许多敢怒不敢言的世家子弟一样，站到桓温的对面。习凿齿却陷入两难境地，数十年交情血融于水，劝说桓温无果，暂时又不想投靠朝廷，他只好选择第三条路——隐退。

欲望无限膨胀，直至顶点时，必将坠入毁灭的深渊。幸运的是，简文帝死后，历史的车轮在那儿获得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关键时刻谢安等人力挽狂澜，桓温最终未能得逞，带着无限怅恨离世。



## 二

汉水之滨的故乡曾经多少次闯入自己的梦境,已经在习凿齿的记忆里漫漶不清。

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幕是,被战火焚毁的村舍之间的荒芜田地,路上衣衫褴褛、步履踉跄的难民们抢食草根……还有城破之后,与好友释道安一同被押往长安,前秦王苻坚面对他们得意狂笑的情景。那是公元379年,五十一岁的习凿齿做了四十一岁的苻坚的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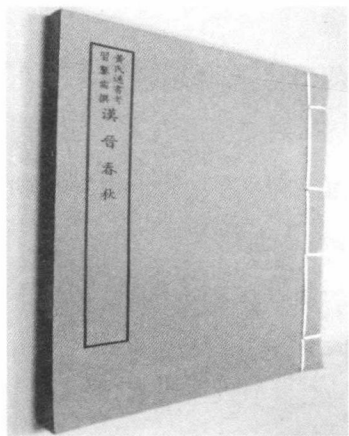
那天风和日丽,苻坚在宏伟的宫殿里设宴款待两位来自襄阳的名人。美酒的醇香被盛装的舞娘们搅动得四散流溢,身披甲冑的前秦将士在酒精的撩拨下,欢庆胜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像一支支利箭,射入习凿齿千疮百孔的心脏。

没有人知道,失去家园的习凿齿羁押在长安城里,流血的心如何一阵阵地抽搐。

马背上的苻坚雄心勃勃,难掩刀锋开路,所向披靡的快意。江南旖旎风光熏陶下的东晋士兵岂是西北彪悍勇猛将士的对手?带着丰饶的战利品回

到长安,他深信百万铁骑横扫东晋指日可待。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在苻坚看来,这个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的习凿齿归附强大的前秦理所应当,毫无悬念。因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只有懂得审时度势的人才能抓住生存和发展的良机。

第二天,苻坚派人送来上等帛三百匹,骏马一百匹,美酒一百坛,貌美如花的侍妾若干,并许诺任命这位桓温得力干将习凿齿为侍中。千金易得,人才难求。苻坚需要他的智



习凿齿著《汉晋春秋》

慧与谋略,需要他在江南士人中结下的丰富人脉资源,以成就盖世霸业。人在世上皆逃不脱名利二字。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只需点头。然而这些丰厚的诱惑习凿齿视如草芥,他揉搓着那条酸痛无比的左腿,婉言谢绝了。

世人不知道,从恒温身边离开那一刻起,名利在习凿齿眼中就如烟云一般缥缈了。名利是什么?名利是当权者手中花花绿绿的糖果,他们用这些糖果招揽那些俯首帖耳的人,高兴时喂你几颗,让你为他博取更多利益;一旦你露出不合作的苗头,他们随时可以收起糖果,显露杀机。名利是一支锋利的毒箭,被它射中的人稍有不慎即丧失起码的理智,从而偏离正确的人生航道,最终陷于身败名裂的凄楚境地。习凿齿坚信,骄横的氏族人苻坚想要消灭东晋一统天下只是一个可怜的幻想。如果被他的赏赐收买,岂不成了民族叛徒、千古罪人?

那日宴饮之时,习凿齿便从苻坚桀骜不驯的眼神中读出其横扫东晋,一统中国的巨大野心,也隐约嗅到一丝骄傲自大必陷败亡的悲哀气息。按照苻坚的思维逻辑,胜利者抢夺过来的人才就像手中的一枚棋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所以他才会很有成就感地对部下宣称:“我苻坚以十万雄狮攻取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而已,安公(释道安)一人,习凿齿算半个人。”患有脚疾的习凿齿在他盛气凌人的话语中成了“半个人”。他哪知道,这个一瘸一拐的习凿齿先生压根没有为他效劳,为长安服务的想法,魂牵梦绕的只是偏安一隅的东晋与生养哺育他的襄阳。在他眼中,氏族人苻坚不过是历史舞台上一个觊觎神器、演技拙劣的小丑。

碰了软钉子的苻坚并未灰心,他自信强大的前秦能为习凿齿施展才华提供足够宽裕的空间,更相信时间能够融化他心中的坚冰。他收起之前的霸气,为充分显示其宽广胸怀,第二日便将习凿齿安顿在长安最豪华的宾馆,并委派一队卫兵照顾(相当于软禁)他。一面却与部下紧锣密鼓地制定伐晋方案,幻想百万大军轻取建康之后,将那些才华横溢的江南仕子一一收入囊中。

享受星级服务的习凿齿并未被长安城的繁华俘虏,北方持续的阴雨天

气将他的左腿推入疼痛的深潭。时间残忍地吞噬着习凿齿思乡的心。那段日子,不知他经受了多少失眠的痛苦。大约两年后,他上书苻坚曰:病入膏肓,乞归襄阳。在希冀中苦等了两年的苻坚,得到的却是薄薄一纸告别的书信。看来,这个貌似柔弱的江南书生与自己一样怀揣一颗强大的心脏,其坚韧程度甚至超越了自己。当时情形,习凿齿无疑是砧板上的一块肉,苻坚要处置他易如反掌。事情的演变常常出人意料——或许佩服习凿齿的顽强与执著,或许认为处死习凿齿有悖于他的初衷,当笃信佛教的苻坚脱下戎装,来到宾馆,见到须发凌乱、神情憔悴的习凿齿后,不禁长叹一声,只好指派车辆,吩咐士兵将他护送回乡。

在苻坚的导演下,这幕历史剧拐了一个弯。猜想习凿齿被拘长安,因决心已定,两年里是随时准备慷慨赴死的。人的命运总是充满变数,杀人如蚁的苻坚这回刀下留人,不想却为历史贡献了一个晚年隐居乡间,传道授业的半山先生。

### 三

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容易引发“人生无常”的悲观,很多人在迷惘之下,对人生的本质与价值产生一团又一团怀疑。和当时许多擅长清谈和玄学的名士一样,域外传入的佛学思想仿佛原野上空拂过的一阵清风,吹散了僵化的儒学教义,为习凿齿打开了一个无限开阔的未知世界。

青年时期的习凿齿追随桓温左右,为其事业可谓忠心耿耿,竭尽所能。但是,桓温晚期独揽朝政,欲行篡位,又不听习凿齿劝阻,令他万分失望,另外,他的率性直言也渐渐惹恼了桓温,最后桓温将他的官职一再调任,不再像当初一般重用他了。失去用武之地的习凿齿只能对着那一大堆灰尘满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儒家经典怅然叹息。

就在习凿齿怅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公元365年,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率领僧众来到襄阳,并且一住就是十五年。习凿齿不仅是博学之